

中东剧变与伊斯兰主义发展趋势初探 ——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

王 凤

内容摘要 中东剧变及其民主政治发展,为伊斯兰主义组织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伊斯兰主义的温和派,特别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采取谨慎而行之有效的策略,稳健地参与和推动本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此同时,它们的政治战略和指导原则也经历着深刻的重大变化。它们试图重新定位、超越原先的伊斯兰主义属性,向“非神权”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容的“公民政党”转变。尽管还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但在能够举行相对公正自由选举的条件下,由于在社会中下层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这些组织有可能在本国,乃至中东地区相继上台执政。伊斯兰复兴党已经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就是一个例证。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中东 西亚北非 伊斯兰主义 穆斯林兄弟会 伊斯兰复兴党

自 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发生群众性民主运动以来,中东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迄今为止,这场民主运动已经导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先后下台,还在利比亚、叙利亚、约旦、也门等国造成政局的持续动荡,对地区局势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如此,截至 2011 年 10 月,利比亚卡扎非政权因遭北约军事干涉已大势已

* 王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7)

去,新的执政当局也已开始筹备战后重建事宜。因此,中东局势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这个地区具有雄厚群众基础和广泛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政策取向以及今后的发展态势,尤其令人关注。

一、“伊斯兰主义”概念的界定

“伊斯兰主义”(Islamism)或“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是“那些声称伊斯兰教,或更具体而言,是沙里亚(伊斯兰教法),能为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领域均能提供指导,并因此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或者‘伊斯兰秩序’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更加关注政治事务,同时也关注经济、社会和道德问题”。^①一言以蔽之,“伊斯兰主义”概指坚持伊斯兰发展道路的政党、组织及其成员。其词义较为中性,较能为穆斯林学者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也愿意使用这个称谓,以取代此前所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政治伊斯兰”。

从史学角度看,“伊斯兰主义”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当代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内容。伊斯兰复兴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固有特征和传统,通常包括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两方面。不论何种形式,它首先要求的是伊斯兰教的自我复兴,要求复归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及其真精神。同时,它不仅限于宗教领域,而且还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形式上可能是复古,而本质上是“托古改制”,即“通过向伊斯兰教回归的形式,改变那些不适应伊斯兰教信仰需要的一切,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变革,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实现伊斯兰世界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和发展。^②

当代伊斯兰复兴至少由三个层面组成,分别是:官方形态的伊斯兰复兴、民间形态的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主义”。^③官方形态的伊斯兰复兴指“由当政者以国家名义推行的伊斯兰化政策,通过国家集团的力量支持伊斯兰事业,发展伊斯兰教的活动”。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政府推行的伊斯兰化政策,以及由伊斯兰会议组织为代表的、宗教性或政治性国际伊斯兰组织的活跃。民间形态的伊斯兰复兴,包括“纯宗教性质的民间复兴”和“独立于国家的市民阶层从事的旨在保持伊斯兰文明特性的一些社会活动”。^④

“伊斯兰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指“中东各国的宗教政治反对派”,也包

^① John L. Exposito et al.,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Islamic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ume 3, p. 191.

^②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③ 同上书,第239页。

^④ 王俊荣《伊斯兰复兴运动面临的挑战与走向》,载唐宝才主编《伊斯兰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3页。

括像伊朗这样实现了政教合一的现政权。伊斯兰主义排斥世俗化和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主张走“伊斯兰发展道路”。它们主张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以行动实现自己的纲领。它们的共同纲领是:回归伊斯兰教原初教义,重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麦地那穆斯林神权政体‘乌玛’为楷模”的伊斯兰国家、社会和秩序。伊斯兰主义既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的扩张,也反对本国和中东的世俗政权。^①

此外,按照行动方式的不同,可将伊斯兰主义划分为温和派、激进派和极端派三种。温和派反对使用暴力,主张合法参政,在现存政治体制内活动;极端派主张通过暴力甚至恐怖活动夺权;激进派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各种派别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条件下可以转化。其中,温和派为数众多,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土耳其的“繁荣党”等。激进派以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为代表,它们在武装反抗以色列的同时,也从事暴力或恐怖活动。属于极端派别的有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化出来的“圣战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等。^②

不过,本文主要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探讨伊斯兰主义。仅从这两个例证探讨整个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态势,并不具备普遍性,但不能否定它们具有的代表意义。首先,在这场历史剧变当中,突尼斯和埃及是最先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方式推翻极权统治的国家。不仅如此,从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看,在中东地区,两国也是除土耳其之外发展较快的国家。因此,它们今后的政治发展及其对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对中东其他国家而言,应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其次,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均属于本国伊斯兰主义的温和派别和主流派别,也是当下本国实力最强的政治组织,同时还是中东伊斯兰主义的代表。因此,它们不仅对国内,而且对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对这两个例证的探讨,显然有利于分析中东伊斯兰主义温和势力的政治发展态势,进而有利于把握伊斯兰主义的普遍发展趋势。不过,由于中东剧变及伊斯兰主义尚在发展当中,加之仅选取了两个例证进行探讨,因此希冀本文能为今后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做初步尝试。

二、协调一致的政治诉求与有效的参与和推动

迄今为止,在中东这场民主运动中,伊斯兰主义组织普遍表现得谨慎和克制,

①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144页。

② John L. Exposito et al.,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Islamic World*, Volume 3, p. 191; 王俊荣《伊斯兰复兴运动面临的挑战与走向》,第144页。

采取了与这场运动协调一致的政治立场。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在这场民主运动中,伊斯兰主义组织并非主力军。运动的始作俑者和主力军另有其人。主要是除原统治阶层、军方、伊斯兰势力之外,在中东新崛起的青年力量和中产阶级。特别是青年力量,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长大,但受困于就业暗淡、物价飞涨、腐败成风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在运动之初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电视,动员和协调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在这场运动中,伊斯兰主义组织支持民众普遍一致的民生、民主诉求。民众的普遍呼声是惩治贪污腐败、提高工资待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同时,要求结束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取消长期实施的紧急状态法,承认所有政党和组织的合法地位,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实行公正和广泛的议会民主政治。对此,各国伊斯兰主义组织都予以积极支持,但许多主流派别或者避而不谈原先的政治目标,诸如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秩序等;或者直接否定一旦上台会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做法,有的甚至声明伊斯兰教法在本国政治中没有生存空间。

比如,2011年2月12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应结束紧急状态法,自由组建政党。穆兄会不谋求角逐权力,将尊重和支持民众的普遍愿望和政治诉求,同时在权力从军方平稳地过渡到民选政府之后,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和自由的多党制民主政体。穆兄会将组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但不谋求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同时不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①在突尼斯,长期被政府视为非法的伊斯兰复兴党,在总统本·阿里辞职后,该党领导层也多次表示,将与过渡政府进行合作,不谋求推翻本国的世俗政体,反对在突尼斯实施伊斯兰法。同时主张宽容和温和政治,反对暴力。^②此外,约旦穆斯林兄弟会支持民众提出的改善经济、放松对言论、结社自由的限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等诉求,但是反对民众推翻国王统治的要求。^③

此外,除在运动之初表现出犹豫不决外,伴随着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伊斯兰主义组织很快参与到运动当中,并采取了稳健而行之有效的方针,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并借机大力推动自身的政治发展。在突尼斯,本·阿里总统下台后,特别是在突过渡政府宣布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承认所有政党合法性、允许新闻自由后,2011年1月底,长期流亡国外的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西德·加努奇返回突尼斯,开始重组伊斯兰复兴党。不久,该党即要求过渡政府承认其政治合法性。3月初,这种要求得到许可,伊斯兰复兴党也因此自建立以来首次获得合法政党身份。

① <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43959>, 2011-04-09.

② <http://hl.mailru.su/gcached?q=cache:t3GsHKunWu8J:http%3A/www.alarabiya.net/views/2011/07/23/158916.html>, 2011-8-20; <http://hl.mailru.su/gcached?q=cache:5Dj-FR23uhYJ:http%3A/en.wikipedia.org/wiki/Rashid%5Fal-Ghannushi>, 2011-11-10.

③ <http://www.lifeweek.com.cn/2011/0427/32045.shtml>, 2011-06-21.

随后,伊斯兰复兴党登记参加本·阿里下台后突尼斯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不例外。早在穆巴拉克辞职前,穆兄会就与其他反对党一起参加了与政府的对话,就成立修宪委员会、结束紧急状态法等重要问题达成共识。穆巴拉克下台后,穆兄会派一名成员参加了由军方宣布成立的修宪委员会,进行宪法修改工作。此外,穆兄会还运用自身动员群众的强大力量,积极推动埃及民众参加于3月19日举行的有关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穆兄会支持通过宪法修正案,认为国家需要尽快重新运转,尽早通过宪法修正案,举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以使政权尽快从军方手中过渡到民选政府。^①反对声音来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政党、组织和个人,如巴拉迪领导的全国变革联盟、新华夫脱党、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革命青年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穆萨等。它们要求废除原来宪法,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而不仅仅是修宪。可以说,直到全民公决投票站关闭的前一分钟,穆兄会仍在动员群众参加公投,从而推动局势朝有利于自身的形势发展。其结果是,宪法修正案以77%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不仅如此,穆斯林兄弟会还决定组建政党,参加未来的议会选举。4月30日,穆斯林兄弟会宣布组建政党——自由与正义党,随后向政府申请获取合法地位。穆兄会政治局重要成员分别担任该政党的正副主席和总书记。主席一职由穆罕默德·穆尔西担任,副主席、总书记分别由埃萨姆·埃拉里安和穆罕默德·赛埃德·埃卡特特尼担任。6月初,自由正义党合法地位正式获得政府认可,并因此成为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新成立的第一个政党,并自穆兄会创建80多年来首次获得合法政治地位。随后,自由正义党正式登记注册参加议会选举,并且与其他政党包括为数众多的世俗政党结成联盟,出台共同的参选纲领,以获取议会选举的胜利。

那么,在当前这场民主运动中,伊斯兰主义组织,特别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谨慎而稳健的政策?他们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现实政治目标?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伊斯兰主义组织非常敏锐,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民主浪潮中,他们很快捕捉到新的政治发展机遇。同时,几十年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血的教训告诫他们,需要以温和、非暴力的、渐进的方式来推动民主进程的发展。这样,有利于减轻国内外世俗势力对于他们可能获得巨大政治发展的疑惧,也可以避免执政者找到对他们进行压制乃至镇压的口实。具体而言,伊斯兰主义希望实现的现实政治目标有两点:

首先是通过参与和推动本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争取组建政党,并实现政治合法化。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长期受到政府的压制,在政治上处于非法或者半合法地位。自创建以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如此。不过在一些时期,由于埃及

^① 新华网开罗2011年3月19日电。<http://news.sohu.com/20110319/n279900280.shtml> 2011-07-20.

政府容许它进行政治活动。穆兄会因此与政府进行了合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还参加了数次议会选举。尽管如此,其成员在参加议会选举时,都是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并不代表穆兄会本身。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也是如此。自建立以来,其政治合法身份一直未能实现。他们虽然参加了 1989 年议会选举,并获得 17% 的选票,但参选成员也是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的,并不代表伊斯兰复兴党本身。1989 年后,伊斯兰复兴党遭到政府完全镇压。而当前这场运动,要求结束长期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开放党禁,实施更加广泛和自由的多党民主政治,因此为穆兄会和伊斯兰复兴党这两个政治势力,实现合法地位提供了绝好时机。迄今为止,由于采取了温和稳健的方式,穆兄会及伊斯兰复兴党已经实现了这个初步的政治目标。

其次是以合法身份参政,继而成为埃及议会或者突尼斯制宪议会当中的重要政党。之所以如此,他们认为,随着各国民主运动和多党民主体制的建立,议会将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对议会参政的迫切性和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对总统职位的争夺。例如,根据 2011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埃及的总统候选人产生受制于议会。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中 30 名议员或全国约半数省份 3 万名合格选民的支持,或者由注册政党提名,但该政党必须至少有一名成员是议会议员。此外,突尼斯制宪议会或者埃及议会的选举,要早于总统选举,而且会对新宪法的制定、总统选举等政治进程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已于 2011 年 10 月 23 日举行。11 月 22 日,制宪议会正式组成,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一名议长和两名副议长,其中议长由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主席穆斯塔法·本·加法尔担任。制宪议会负责在未来一年内,完成新宪法的制定,然后根据新宪法组织和领导下一届议会选举。在此之后,突尼斯再进行总统选举。埃及情况也类似。其议会选举也已经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举行。2012 年 1 月 3 日,将公布最终选举结果。新议会产生后,将负责制订新宪法,并据此举行总统选举。

因此,角逐制宪议会(议会)选举,是伊斯兰主义组织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他们可以借此在议会中获取重要席位,进而通过制宪这种立法手段,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至于是否参加以后的总统选举,还需视情况而定。

三、伊斯兰主义正经历着深刻的重大变化

如前所述,在这场民主政治运动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很快将自己的立场与这场民主运动进行了协调,并借此推进自身的政治发展。那么,这种调整仅仅是策略层面的转变,还是本质上的变化?不能否认,这种调整蕴含着深刻的本质变化。无论是埃及穆兄会,还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他们正试图重新定位,超越自身的伊斯兰主义属性,向“非神权”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融合

的“公民政党”转变。

以埃及穆兄会创建的自由与正义党来看,该党对原先的社会政治目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其发布的重要声明、非正式文本的党纲,以及该党领导层和穆兄会高层对党纲的解读来看,该党要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但却是“非神权”的、多党民主制的“公民国家”。^① 这种目标,与先前穆兄会一直主张建立伊斯兰社会和秩序这种长远的社会政治目标有很大距离。具体而言,这种距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由与正义党将继续把议会民主、政治多元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等现代政治思想融进党的奋斗目标当中。不可否认,自由与正义党试图保留政党和国家当中的伊斯兰属性。例如,党纲规定“伊斯教法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源泉”;“舒拉”是民主的本质。该党仅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基础,不会在个人领域推行伊斯兰教法。该党虽然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之上,但面向所有埃及人,包括妇女和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开放。^② 科普特人在埃及 8000 万总人口中约占 10%。在自由与正义党创建时,成员将近 9000 名,其中包括 978 名妇女和 93 名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

尽管如此,该党的政治纲领规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制宪自由和公众自由,特别要保障建立政党自由,保障建立公民社会的自由。该党高层对党纲进行了解读,认为政治改革是所有真正改革的开端。自由与正义党接受民主,支持政治多元化发展,支持各党和平轮流执政。政治改革包括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公众自由,自由组建政党,新闻和言论自由,建立公民体制等。^③该党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纲领,只是扼要指出,支持以自由市场为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反对垄断。支持以旅游业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维护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穆兄会的政治战略调整相比,自由与正义党的政治党纲也存在深刻的差异,尤其是指导原则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80 年代以来,埃及开始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进程。尤其是在 90 年代苏东剧变巨大冲击下,埃及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在这种浪潮当中,穆兄会在其领导人替利姆萨尼(al-Tilimsānāi)领导下,也开始将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思想融进意识形态当中。穆兄会因此实现了一次战略调整。它开始参与议会选举,并取得一定的胜利,同时向一个温和的、非暴力的政治组织转变。

可以说,通过议会参政、支持民主政治发展,并不是穆兄会在当前这场运动中通过自由与正义党首次提出来的。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自由与正义党在它的指

① 党纲内容参阅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and_Justice_Party_\(Egypt\)](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and_Justice_Party_(Egypt)) 2011-07-29。

②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and_Justice_Party_\(Egypt\)](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and_Justice_Party_(Egypt)) 2011-07-29。

③ <http://en.wikipedia.org/wiki/Ikhwanweb#Beliefs> 2011-08-16。

导原则方面,也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思想,而不仅仅是伊斯兰主义组织一贯坚持的《古兰经》,以及逊奈就是一切、一切权力源自真主等宗教政治理念。

例如,党纲规定,国家是权威的来源,人民具有选择统治者及其代理的与生俱来的权力。党纲还规定,自由、正义、和平等是真主赋予人民的权力,不分宗教、性别和种族,这些权力是每位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力。获得正义和平等,是民主政治体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可以看出,尽管还保留着伊斯兰主义式的理念,但党纲体现的核心理念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天赋人权”。此外,党纲也没有刻意对“正义”等概念进行伊斯兰主义式的阐释,因为按照伊斯兰主义者的理解,所谓“正义”、“公正”,就是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社会和秩序。

从自由与正义党的党纲可以看出,穆兄会正试图将其政治目标及其指导原则与现代世俗政治相协调。正如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与正义党没有宗教性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政党”(Islamist Party),它是非“神权”的“公民政党”(civil party)。^①当然,能否完全实现这样的变化,还要看穆兄会自身的纲领是否能够发生深刻的变化,更要看今后自由与正义党和穆兄会的政治实践。

当然不能因为穆兄会的社会政治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此断定穆兄会已经放弃了原先目标。穆兄会原先的社会政治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通过《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穆兄会创建者、理论家哈桑·班纳指出,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伊斯兰社会全面衰落的主要原因;解决伊斯兰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药方,在于用“伊斯兰选择”取代“西方化选择”;其基本途径是,“回到伊斯兰教中去”,即回到《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中去,回到伊斯兰教最初形成的历史时代,并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重建伊斯兰政府体制的主要源泉。^②哈桑·班纳还强调伊斯兰教的完美性、无所不包性和自足性,认为伊斯兰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不可或缺的要素。^③穆兄会第二代总训导师赛义德·库特卜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路标》中,为穆兄会规划了更加明确的蓝图。他指出,一切现存秩序都是非伊斯兰社会秩序,是“蒙昧主义社会”。“伊斯兰选择”是每位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是每位“真正的信仰者”必须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主张通过圣战,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秩序或者

① http://ngzb.gxnews.com.cn/html/2011-05/02/content_536912.htm 2011-09-13.

② John L. Ex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rth Edition, pp. 137-138.

③ 毕健康《试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二重性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89页;转引自迈尔斯·纳维什《穆斯林兄弟会》,第71页。

社会。^① 这种思想全盘否定社会现实,为 20 世纪 70 年代穆兄会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

再以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迄今为止,该党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对党纲做出巨大调整,但与以前政治目标相比,当前该党的政治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将推动突尼斯迈向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国家,而不是此前倡导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

伊斯兰复兴党起源于一个名为“保留《古兰经》协会”(Our' ānic Preservation Society, QPS)的文化团体。该团体始建于 1970 年,呼吁穆斯林回归伊斯兰教,强调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倡对突尼斯社会进行改革。1981 年,它被改组为“伊斯兰倾向运动”(Mouvement de la Tendance Islamique, MTI)。1989 年,“伊斯兰倾向运动”改名为“伊斯兰复兴党”(Hizb al-Nahdah)。它的思想曾受赛义德·库特卜及伊斯兰主义另一位思想家毛杜迪的影响。在 1981 年公布的《伊斯兰倾向运动宣言》中,它主张:国家与宗教不可分离,政权属于真主,选择伊斯兰是突尼斯社会的唯一出路;伊斯兰是净化社会风气、调节国家和社会生活、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以伊斯兰经济原则改造社会经济生活,公平分配社会财富。^②

但是,现任伊斯兰复兴党主席拉西德·加努奇多次表示,“伊斯兰教法在突尼斯没有生存空间”;伊斯兰与现代化是相容的;伊斯兰复兴党支持政治多元化、支持实行多党民主制;信奉个人自由,尊重妇女权利,主张男女平等。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加努奇认为,突尼斯将以土耳其为模式,不会走向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模式。在他看来,土耳其模式尽管由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来统治,但国家和宪法是世俗的,是以政教分离为立国根本的。他认为,土耳其模式对阿拉伯世界具有鼓舞作用,特别在如何调和伊斯兰教与现代化方面具有示范作用。他还经常将伊斯兰复兴党比作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而不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③

此外,伊斯兰复兴党发言人萨米尔·迪娄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曾谈到“我们不想要神权政体。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具有思想自由特点的民主国家,民众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Islamist Party),我们是一个具有伊斯兰教特色的政党(Islamic Party)。”^④

这些言辞并非仅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之谈,而具有强有力的思想支撑。自 20 世

① 丛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转向:兼论赛义德·库特卜的思想》,《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58 页。

② 赵增泉《突尼斯原教旨主义剖析》,载刘竞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内部发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1989 年版,第 209 页。

③ <http://news.hexun.com/2011-10-27/134599019.html> 2011-11-08.

④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naissance_Party 2011-07-14.

纪 80 年代末以来,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样,伊斯兰复兴党已经开始支持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该党的创建人、哲学家、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加努奇的思想自 80 年代末以来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其思想当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相调和的价值取向。他认为,西方文化与伊斯兰原则是可以共存与合作的,这构成了两者关系的基础,但是由于对各自文化本质的不同理解,最终导致它们分道扬镳。这种文化的本质观念是关于对人类价值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认知。他认为,在阿拉伯国家和广大的穆斯林世界,政治体制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西方化,二是专制。由于游离于广大群众之外,这些国家西方化的政治精英一直诉诸暴力和镇压手段,以维护从外部移植的政治模式,并巩固自身的统治。在社会问题上,他主张男女平等,妇女有权从事各种社会工作,并参与政治进程。另外,他倡导对社会和政治进行渐进式改革。从宗教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加努奇实际上是在对伊斯兰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进行重新解释,使之适应解决突尼斯现代社会面临问题的需要。^①

因此,伊斯兰复兴党正试图明确地否定了本身的宗教性质,仅承认自身具有伊斯兰教特色。此外,在立国原则、政教关系方面,伊斯兰复兴党也支持建立政教分离的多元化民主制国家。与 20 多年前相比,这种转变是重大和深刻的。

四、伊斯兰主义组织似能获得重要的政治发展

就主客观条件而言,伊斯兰主义组织可能会在中东一些国家获得巨大的政治发展,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宪)议会当中势力最强的政治组织。就客观条件而言,从中长期看,无论在埃及或者突尼斯,不排除将来产生一种由军方支持、能够为民众广泛接受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因此,允许上述伊斯兰主义组织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参政,可能会是这场民主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反之,如果将伊斯兰主义组织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不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还是合法的政治手段,都有可能促使伊斯兰主义组织走向极端化,导致国家和政治局势陷入冲突的危险。

目前,在原有执政党相继解散后,无论是埃及穆斯林兄弟还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都是除本国军队外势力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埃及,原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解散后,在当下所有组织和政党中,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创建的自由与正义党,已经成为最具实力的组织。尽管自由与正义党成员仅有 9000 人,但是站在它身后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估计达 50 万—70 万。穆兄会通过专业化的慈善工作,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

^① John L. Exposito et al.,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Islamic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ume 2, p. 310.

同时还具有比较完备的、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财政系统等。穆兄会在同业公会比如医生协会、律师协会、工程师协会等当中,也拥有重要影响力。可以说,除上层已经西方化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外,在埃及中等阶层和下层群众中,穆兄会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的组织系统及卓有成效的社会工作,使它已成为国家机构和职能的有效补充。

而其他新旧政党,尤其是世俗组织和政党,都不能与之相比。截至2011年8月中旬,自由埃及党号称成员总数已达10万,成为继穆兄会后之后成员总数排名第二的埃及政党。它以现代化和民主为政治目标,试图阻挡穆兄会夺取议会多数席位。此外,民族民主党在解散之前,已经更名为新民族党。但是,新民族党在重组方面困难重重。其他许多世俗政党,包括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起到先锋作用的青年团体,大多仅有几千名成员,无法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有效的民众支持体系。因此,如果世俗政党不组建行之有效的联盟,共同参加议会选举的话,将无法与自由与正义党角逐。

正因为如此,2011年6月底,美国政府决定与穆兄会正式建立关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过去5—6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与穆兄会进行有限的接触。穆巴拉克垮台后,美国国会议员已与穆兄会议员进行了非正式接触。7月初,穆兄会对此予以证实,并表示只要美国尊重埃及人民的价值观和自由,穆兄会愿意与美国直接对话。穆兄会政治影响可能迅速扩大,使美国除与它进行接触外别无选择。美国还试图通过穆兄会来影响中东地区的其他伊斯兰主义组织,比如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穆兄会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直接接触,实现美国对该组织合法地位的间接认可。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也有类似之处。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伊斯兰复兴党确实比较衰弱。长期以来,它一直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的地位,数千名骨干被投入监狱或者流亡海外。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它几乎远离突尼斯政治圈层,政治根基和斗争经验比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较弱。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在原执政的宪政民主联盟党被解散后,在各种世俗政党或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政党中,伊斯兰复兴党也是最具实力和组织最好的政党,是在突尼斯仅有的几个拥有全国性组织体系的组织。特别是在贫穷和失业率很高的南方地区,它拥有很高的支持率。在2011年上半年进行的多次民意测验中,在数十个参加制宪议会选举的政党当中,伊斯兰复兴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排在伊斯兰复兴党之后的,是世俗的进步民主党。当然,各种世俗政党总体支持率将超过伊斯兰复兴党,但是选票可能比较分散。^①因此,如果能够举行公正自由的制宪议会选举,伊斯兰复兴党也有可能成为其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

^① <http://www.ecocn.org/bbs.php?mod=viewthread&tid=52057&highlight=2011-09-15>。

另据 10 月 23 日举行的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结果看,伊斯兰复兴党已经获得胜利。伊斯兰复兴党共获得约 41% 的支持率,在制宪议会全部 217 个议席中夺取 89 个席位;获得第二、第三名的分别是保卫共和大会和人民请愿党,分别获得 29 席和 26 席;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获 20 席,进步民主党获 16 席,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其他 37 个席位分别由 22 个小党或独立候选人获得。^① 伊斯兰复兴党已经与保卫共和大会、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磋商结成联盟,共同组建新的过渡政府,后两者均属于世俗政党。可以说,伊斯兰复兴党距离上台执政已经指日可待。它将在今后诸如制定新宪法、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等政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无论在埃及还是突尼斯,伊斯兰主义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政,或者能否顺利执政,也存在一些限制因素。限制因素主要来自军队、法律及各种世俗政治力量。在埃及,军队是世俗政体强有力的捍卫者。若有人推动国家走向伊斯兰化,似会遭其干涉。不过,突尼斯情况则有所不同,一直以来存在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传统。突尼斯军队数量只有数万人,势力较弱。

另外,两国原有宪法或法律的基本准则,比如政教分离,应当不会被打破。如前所述,埃及和突尼斯法律都明令禁止以宗教为基础建立政党。更重要的是,两国还存在根基比较深厚、但实力相对分散的各种世俗政治力量,包括妇女组织。他们对自由与正义党或者伊斯兰复兴党能否兑现诺言、不推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存在很深的忧虑。他们还担心穆兄会或者伊斯兰复兴党如果将来主导政治的话,两国有可能重新回到一党专制的局面。

这些限制因素会将使自由与正义党或伊斯兰复兴党在(走向)参政的道路上,面临很多政治竞争和障碍,两国(制宪)议会选举相继推迟就与此相关。按原定时间选举,自然有利于组织较为成熟、群众基础比较深厚、实力较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有利于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取足够的群众支持,夺取足够的(制宪)议会席位。反之,则有利于群众支持率相对较低或力量较为分散的世俗力量,有利于他们争取时间发展和壮大自己。今后,这种竞争和障碍还可能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中东剧变,本质上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变革运动。在运动当中,民众除普遍要求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外,还强烈要求惩治贪污腐败,结束专制统治,实行更加自由和公正的多党政治。它已经在突尼斯和埃及先后推翻强人统治,推动这两国进入新的民主发展阶段。由于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审时度势,及时推动自身向“非神权”、与民主政治相容的“公民政党”转变,突尼斯、埃及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因此可能借助这场运动实现合法参政,进而成为本国重要的执政力量。

^①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1/2173136.html> 2011-12-09;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nisian_Constituent_Assembly_election_2011 2011-12-09; 另外还参阅突尼斯地缘政治专家、战略研究所学者兼进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哈迈德·纳吉布·谢比的顾问麦赫迪·塔吉(Taje Mehdi)的谈话内容。2011 年 11 月 8 日,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Winter 2011

Vol. 32 No. 4

FOCAL TOPIC:

The Arab Spring and Trends of the Political Islamic

On Political Islam's Interpretation of Arab Spring:

A Case Study of Hizb ut-Tahrir *Qian Xuemei* (3)

The influence of a political Islam organization upo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depends on how well its stance represents and guides the majority. Hizb ut-Tahrir claims that the MENA protestors are not fighting for democracy , but for an Islamic system. A Pew survey shows that the majority of Muslims welcome Islam's influence in politics. However ,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fully agree with the position of political Islam , let alone extremism. Many Muslims say democracy is desirable , though their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West. Therefore , the Arab Spring is not a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and

Its Impact *Ding Long* (21)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Egypt have turn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MB) from an opposition organization into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of post-Mubarak Egypt. The MB has consolidat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political circles through establishing a political party and forming a political alliance , forging opportune political arrangements in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rocess. The MB is a well-organized movement with abunda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s much more prepared for the elections than its secular counterparts , which will guarantee the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s victory in the forthcoming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lthough the MB's ris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 its impact on China is limited.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rospect for the Moderate Islamists

following the Arab Spring *Wang Feng* (34)

The moderate Islamists in the Muslim world , such a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and the Islamic Revival Party in Tunisia , take a more cautious and effective strategy during the Arab Spring , especially following the step down of the "strong men"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ir political strategy and ideology have been undergoing significant changes. They have attempted to redefine and transcend the old attributes of Islam , transitioning into a non-theocratic system , and moving towards a party of the people compatible with modern democracy.